紅樓夢（程甲本）/四十三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夢（程甲本）

◀上一回

第四十三回　閒取樂偶攢金慶壽　不了情暫撮土爲香

下一回▶

話說王夫人因見賈母那日在大觀園不過着了些風寒，不是什麽大病，請醫生吃了兩劑藥也就好了，命鳳姐來，吩咐他預備給賈政帶送東西。正商議著，只見賈母打發人來叫，王夫人忙引着鳳姐兒過来。王夫人又請問：「這會子可又覺大安些？」賈母道：「今日可大好了。方纔你們送来野雞崽子湯，我嚐了一嚐，倒有味兒，又吃了兩塊肉，心裡狠受用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這是鳳丫頭孝敬老太太的，箄他的孝心虔，不枉了素日老太太疼他。」賈母點頭笑道：「難爲他想著。若是還有生的，再炸上兩塊，鹹浸浸的，吃粥有味兒。那湯雖好，就只不對稀飯。」鳳姐　　了，連忙答應，命人去厨房傳話。

這裡賈母又向王夫人笑道：「我打發人找你來，不爲別的。初二日是鳳丫頭的生日，上兩年我原早想着替他做生日，偏到跟前又有大事，就混過去了。今年人又齊全，料著又没事，偺們大家好生樂一日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我也想著呢。既是老太太高興，何不就商議定了？」賈母笑道：「想我徃年不拘誰做生日，都是各自送各自的禮，這個也俗了，也覺太生分似的。今兒我出個新法子，又不生分，又可取樂。」王夫人忙道：「老太太怎麽想著好，就是怎麽樣行。」賈母笑道：「我想著，偺們也學那小家子，大家湊分子，多少儘著這錢去辦。你道好不好？」王夫人道：「這個狠好，但不知怎麽湊法？」

賈母　　說，一發高興起來，忙遣人去請薛姨媽邢夫人等，又叫請姑娘們並寶玉，那府里

賈珍的媳婦並賴大家的，及有些頭臉　　事的媳婦也都叫了來。衆丫頭婆子見賈母十分高興，也都高興，忙忙的各自分頭去請的請，傳的傳，沒頓飯的工夫，老的、少的、上的、下的，烏壓壓擠了一屋子。只薛姨媽和賈母對坐，邢夫人王夫人只坐在房門前兩張椅子上，寶釵姊妹等五六個人坐在炕上，寶玉坐在賈母懷前，底下滿滿的站了一地。賈母忙命拿幾張小杌子來，給賴大母親等幾個高年有體面的嬤嬤坐了。賈府風俗，年高伏侍過父母的家人，比年輕的主子還有體面，所以尤氏鳳姐兒等只管地下站着，那賴大的母親等三四個老媽媽告了罪，都坐在小杌子上了。

賈母笑著把方纔一夕話說與衆人聽了。衆人誰不湊這趣兒。再也有和鳳姐兒好，有情愿這樣的。也有畏惧鳳姐兒，巴不得奉承的，况且都是拿得出來的，所以一聞此言，都欣然應諾。賈母先道：「我出二十兩。」薛姨媽笑道：「我隨著老太太，也是二十兩。」邢夫人王夫人笑道：「我們不敢和老太太並肩，自然矮一等，每人十六兩罷了。」尤氏李紈也笑道：「我們自然又矮一等，每人十二兩罷。」賈母忙和李紈道：「你寡婦失業的，那裡還拉你出這個錢，我替你出了罷。」鳳姐忙笑道：「老太太別高興，且箅一箅賬再　　事。老太太身上已有兩分呢，這會子又替大嫂子出十六兩，說着高興，一會子回想又心疼了。過後兒又說：『都是爲鳳丫頭花了錢。』使個巧法子，哄着我拿出三四倍子來暗裡補上，我還做夢呢。」說的衆人都笑了。賈母笑道：「依你怎麼樣呢？」鳳姐笑道：「生日没到，我這會子已經折受的不受用了。我一個錢也不出，驚動這些人，實在不安，不如大嫂子這分我替他出了罷。我到那一日多吃些東西，就享了福了。」邢夫人等聽了，都說：「狠是。」賈母方　　了。

鳳姐兒又笑道：「我還有一句話呢，我想老祖宗自己二十兩，又有林妹妹寶兄弟的兩分子。姨媽自己二十兩，又有寶妹妹的一分子：這倒也公道，只是二位太太每位十六兩，自己又少，又不替人出，這有些不公道。老祖宗吃了　　了。」賈母聽了，呵呵大笑道：「倒底是我的鳳丫頭向着我，這說的狠是。要不是你，我叫他們又哄了去了。」鳳姐笑道：「老祖宗只把他哥兒兩個交給兩位太太，一位占一個罷，　　每位替出一分就是了。」賈母忙說：「這狠公道，就是這樣。」賴大的母親忙站起来笑道：「這可反了！我替二位太太生氣。在那邊是兒子媳婦，在這邊是内姪女兒，倒不向著婆婆姑姑，倒向著別人，這兒媳婦倒成了陌路人，内姪女兒竟成了外姪女兒了。」說的賈母與衆人都大笑起來了。

賴大之母因又問道：「少奶奶們十二兩，我們自然也該矮一等了。」賈母聽說，道：「這使不得，你們雖該矮一等，我知道你們這幾個都是財主，位雖低些，錢　　比他們多的。你們和他們一例纔使得。」衆媽媽聽了，連忙答應。賈母又道：「姑娘們不過應個景兒，

每人炤一個月的月例就是了。」又回頭叫鴛鴦來：「你們也凑幾個人，商議凑了來。」鴛鴦答應著，去不多時，帶了平兒、襲人、彩霞等，還有幾個丫頭來，也有二兩的，也有一兩的。

賈母因問平兒：「你難道不替你主子做生日，　　入在這裡頭？」平兒笑道：「我那個私自另外的有了，這是公中的，也該出一分。」賈母笑道：「這纔是好孩子。」鳳姐又笑道：「上下都全了。還有二位姨奶奶，他出不出，也問一聲兒。儘到他們是理，不然，他們只當小看了他們了。」賈母　　說，忙說：「可是呢，怎麼倒忘了他們？只怕他們不得閒兒，叫一個丫頭問問去。」說着，早有丫頭去了。半日回來說道：「每位也出二兩。」賈母喜道：「拿筆硯来筭明，共記多少。」尤氏因悄罵鳳姐道：「我把你這没足彀的小蹄子！這麼些婆婆嬸子来凑銀子給你做生日，你還不足，又拉上兩個苦瓠子做什麼？」鳳姐也悄笑道：「你少胡說！一會子離了這裡，我纔和你筭賬。他們兩個爲什麼苦呢？有了錢，也是白填還别人，不如拘了來，偺們樂。」說着，早已合筭了，共凑了一百五十兩有餘。賈母道：「一天戲酒用不了。」尤氏道：「既不請客，酒席又不多，兩三日的用度都彀了。頭等，戲不用錢，省在這上頭。」賈母道：「鳳丫頭說那一班好，就傳那一班。」鳳姐道：「偺們家的班子都聽熟了，到是花幾個錢叫一班來　　聽罷。」賈母道：「這件事我交給珍哥媳婦了，越發叫鳳丫頭别操一點心，受用一日纔筭。」尤氏答應著，又說了一回話，都知賈母乏了，纔漸漸的散出來。

尤氏等送出邢夫人王夫人二人散去，他往鳳姐房裡來，商議怎麼辦生日的話。鳳姐兒道：「你不用問我，你只看老太太的眼色行事就完了。」尤氏笑道：「你這阿物兒，也忒行了大運了。我當有什麼事叫我們去，原来单爲這個。出了錢不　　，還要我操心。你怎麼謝我？」鳳姐笑道：「别扯　　！我又没叫你來，謝你什麼！你怕操心，你這會子就回老太太去，再　　一個就是了。」尤氏笑道：「你瞧他，興的這個樣兒！我勸你收著些兒好，太滿了就出來了。」二人又說了一回方散。

次日，將銀子送到寧國府來，尤氏方纔起來梳洗，因問：「是誰送過来的？」丫頭們回說：「林媽。」尤氏便命：「叫了他來。」丫頭們走至下房，叫了林之孝家的過来。尤氏命他脚踏上坐了，一面忙着梳洗，一面問他：「這一包銀子共多少？」林之孝家的回說：「這是我們底下人的銀子，凑了先送過来。老太太和太太們的還没有呢。」正說着，丫頭們回說：「那府裡太太和姨太太打　　人送分子來了。」尤氏笑罵道：「小蹄子！耑會記得這些没要　　的話。昨兒不過老太太一時高興，故意的要學那小家子凑分子，你們就記得，到了你們嘴裡當正經的說，還不快接了進來，好生待茶，再打發他們去。」丫

頭們笑著忙接銀子進來，一共兩封，連寶釵、黛玉的都有了。尤氏問：「還少誰的？」林之孝家的道：「還少老太太、太太、姑娘們的，我們底下姑娘們的。」尤氏道：「還有你們大奶奶的呢？」林之孝家的道：「奶奶過去，這銀子都從二奶奶手裡發，一共都有了。」

說著，尤氏梳洗了，命人伺侯車輛。一時來至榮府，先來見鳳姐，只見鳳姐已將銀子封好，正要送去。尤氏問：「都齊了麽？」鳳姐笑道：「都有了。快拿去罷，丟了我不　　。」尤氏笑道：「我有些信不及，倒要當面點一點。」說著，果然按數一點，只没有李紈的一分。尤氏笑道：「我說你鬧鬼呢！怎麽你大嫂子的没有？」鳳姐笑道：「那麽些還不彀？便短一分兒也罷了。等不彀了，我再找給你。」尤氏道：「昨兒你在人跟前做人，今兒又来和我賴，這個斷不依你！我只和老太太要去。」鳳姐笑道：「我看你利害，明兒有了事，我也『丁是丁，卯是卯』的，你也别抱怨。」尤氏笑道：「你一股兒不給也罷，不看你素日孝敬我，我本來依你麼？」說着，把平兒的一分子拿了出来，說道：「平兒，來，把你的　　了去，等不彀了，我替你添上。」平兒會意，笑說道：「奶奶先使着，若剩了下來，再賞我一樣。」尤氏笑道：「只許你主子作　　，就不許我做情兒？」平兒只得　　了。尤氏又道：「我看着你主子這麽細緻，弄這些錢，那裡使去？使不了，明兒帶了棺材裡使去。」

一面說着，一面又往賈母處來。先請了安，大概說了兩句話，便走到鴛鴦房中，和鴛鴦商議，只　　鴛鴦的主意行事，何以討賈母喜歡。二人計議妥當。尤氏臨走時，他一作：也把鴛鴦的二兩銀子還他，說：「這還使不了呢。」說著，一徑出来，又至王夫人跟前說了一回話，因王夫人進了佛堂，把彩雲的一分也還了他。鳳姐兒不在跟前，一時把周趙二人的也還了。他兩個還不敢　　，尤氏道：「你們可憐見的，那裡有這些閒錢？鳳丫頭便知道了，有我應着呢。」二人聽說，千恩萬謝的收了。

轉眼已是九月初二日，園中人都打　　得尤氏辦得十分熱鬧，不但有戲，連耍百戲並說書的女先兒全有，都打點着取樂頑耍。李紈又向衆姊妹道：「今兒是正經社日，可别忘了。寶玉也不来，想必他只圖熱鬧，把清雅就丢了。」說着，便命丫頭：「去瞧做什麽呢，快請了来。」丫頭去了半日，囬說：「花大姐姐說：今兒一早就出門去了。」衆人聽了都咤異說：「再没有出門之理。這丫頭糊　　，不知說話。」因又命翠墨去。

一時翠墨囬来，說：「可不真出門了。說有個朋友死了，出去探喪去了。」探春道：「斷然没有的事。憑他什麽，再没有今日出門之理。你叫襲人来，我問他。」剛說著，只

見襲人走来，李紈等都說道：「今兒憑他有什麼事，也不該出門：頭一件，你二奶奶的生日，老太太都這麼高興，兩府上下衆人来凑熱鬧，他倒走了？第二件，又是頭一社的正日子，他也不告假，就私自去了！」襲人嘆道：「昨兒晚上就說了，今兒一早有要的事，到北靜王府裡去，就赶回来的，勸他不要去，他必不依。今兒一早起來，又要素衣裳穿，想必是北靜王府裡的要　　姬妾没了，也未可知。」李紈等道：「若果如此，也該去走走，只是也該回來了。」說着，大家又商議：「偺們只　　做詩，等他來罰他。」剛說着，只見賈母已打發人来請，便都往前頭去了。襲人回明寶玉的事，賈母不樂，便命人接去。

原来寶玉心裡有件心事，于頭一日就吩咐焙茗：「明日一早出門，脩兩匹馬在後門口等着，不要别一個跟着。說給李貴，我往北府裡去了。倘或要有人找，叫他攔住不用找，只說北府裡留下了，横竪就來的。」焙茗也摸不着頭腦，只得依言說了。今兒一早，果然脩了兩匹馬，在園後門等着。天亮了，只見寶玉遍體純素，從角門出來，一語不發，跨上馬，一灣腰，順着街就　　下去了。焙茗也只得跨上馬加鞭赶上，在後面忙問：「往那裡去？」寶玉道：「這條路是往那裡去的？」焙茗道：「這是出北門的大道，出去了冷清清，没有可頑的。」寶玉聽說，點頭道：「正要冷清清的地方好。」說着，越發加了兩鞭，那馬早已轉了兩個灣子，出了城門。焙茗越發不得主意，只得　　的跟着。

一氣跑了七八里路出來，人烟漸漸稀少，寶玉方勒住馬，回頭問焙茗道：「這裡可有賣香的？」焙茗道：「香倒有，不知是那一樣？」寶玉想道：「别的香不好，須得檀、芸、降三樣。」焙茗笑道：「這三樣可難得。」寶玉爲難。焙茗見他爲難，因問道：「要香做什麼使？我見二爺時常有的小荷包有散香，何不找一找？」一句提醒了寶玉，便回手衣襟上褂着個荷包摸了一摸，竟有兩星沉速，心内歡喜：「只是不恭些。」再想：「自己親身帶的，倒比買的又好些。」于是又問爐炭，焙茗道：「這可罷了，荒郊野外，那裡有？既用這些，何不早說，帶了來，豈不便宜？」寶玉道：「糊　　東西！若可帶了來，又不這樣没命的跑了。」

焙茗想了半日，笑道：「我得了個主意，不知二爺心下如何？我想來二爺不止用這個呢，只怕還要用别的，這也不是事。如今我們就往前再走二里地，就是水仙菴了。」寶玉聽了，忙問：「水仙菴就在這裡？更好了！我們就去。」說着就加鞭前行，一面回頭向焙茗道：「這水仙菴的姑子長往偺們家去，這一去到那裡和他借香爐使使，他自然是肯的。」焙茗道：「别說是偺們家的香火，就是平白不認識的廟里，和他借，他也不敢駁回。只是一件，我常見二爺最厭這水仙　　的，如何今兒又這樣喜歡了？」寶玉道：「我素日

最恨俗人不知原故混供神，混蓋廟。這都是當日有錢的老公們和那些有錢的愚婦們，見有個神，就蓋起廟來供着，也不知那神是何人，因聽些野史小說，便信真了。比如這水仙　　裡面，因供的是洛神，故名水仙菴。殊不知古來並没有個洛神，那原是曹子建的謊話，誰知這起愚人就塑了像供着。今兒却合我的心事，故借他一用。」

說着早已来至門前。那老姑子見寶玉來了，事出意外，竟像天上掉下個活龍來的一般，忙上來問好，命老道來接馬。寶玉進去，也不拜洛神之像，　　只管賞鑒。雖是泥塑的，　　真有「翩若驚鴻，婉若游龍」之態，「荷出綠波，日映朝霞」之姿。寶玉不覺滴下淚来。老姑子獻了茶，寶玉因和他借香爐燒香。那姑子去了半日，連香供紙馬都預備了来。寶玉一槩不用，說道一作：説著，命焙茗捧着爐，出至後園中，揀一塊干淨地方兒，竟揀不出。焙茗道：「那井臺上如何？」寶玉點頭。一齊來至井臺上，將爐放下，焙茗站過一傍。寶玉掏出香來焚上，含淚施了半禮，囘身命收了去。焙茗答應，且不　　，忙爬下磕了幾個頭，口内祝道：「我焙茗跟二爺這幾年，二爺的心事，我没有不知道的，只有今兒這一　　祀，没有告訴我，我也不敢問。只是受祭的陰魂，雖不知名姓，想来自然是那人間有一、天上無雙的極聰敏極清雅的一位姐姐妹妹了。二爺心事不能出口，讓我代祝你：若有靈有聖，我們二爺這樣想着你，你也時常来望候望候二爺，未嘗不可。你在陰間，保佑二爺來生也變個女孩兒，和你們一處頑耍，豈不兩下裡都有趣了。」說　　，又磕了幾個頭，纔爬起来。

寶玉　　他没說完，便掌不住笑了。因踢他道：「休胡說，看人　　見笑話。」焙茗起來，收過香爐，和寶玉走着，因道：「我已經合姑子說了，二爺還没用飯，叫他收拾了些東西，二爺免强吃些。我知道今兒個裡頭大排筵宴，熱鬧非常，二爺爲此纔躲了来的。横竪在這裡清淨一天，也就儘樂了。若不吃東西，斷使不得。」寶玉道：「　　酒既不吃，這隨便的吃些何妨。」焙茗道：「這纔是。還有一說，偺們来了，必有人不放心。若没有人不放心，便晚晚進城何妨？若有人不放心，二爺須得進城囘家去纔是。第一老太太、太太也放了心，第二禮也盡了，不過如此。就是家去了，看戲吃酒，也並不是爺有意，原不過陪着父母盡孝道。若单爲了這個，不顧老太太、太太懸心，就是方纔那受祭的陰魂也不安生。二爺想，我這話如何？」寶玉笑道：「你的意思我猜着了，你想着只你一個跟了我出來，囘來你怕擔不是，所以拿這大題目來勸我。我纔来了，不過爲盡個禮，再去吃酒看戲，並没說一日不進城。這已完了心愿，赶着進城，大家放心，豈不兩盡其道。」焙茗道：「這更好。」

說着二人来至禪堂，果然那姑子收拾了一桌素菜。寶玉胡亂吃了些，焙茗也吃了，二人

便上馬，仍回舊路。焙茗在後面，只嘱咐：「二爺好生　　着。這馬總没大　　，手提　　着些。」一面說着，早已進了城，仍從後門進去，忙忙来至怡紅院中。襲人等都不在房中，只有幾個老婆子看屋子，見他來了，都喜的眉開眼笑，道：「阿彌陀佛，可來了！没把花姑娘急瘋了呢！上頭正坐席呢，二爺快去罷。」寶玉　　說，忙將素衣脫了，自己找了顏色吉服換上，便問道：「都在什麼地方坐席呢？」老婆子們回道：「在新蓋的大花廳上呢。」

寶玉　　了，一逕往花廳上来，耳内早隱隱聞得簫　　歌吹之聲。剛到穿堂那邊，只見玉釧兒獨坐在廊簷下　　淚，一見寶玉來了，便長出了一口氣，咂着嘴兒說道：「噯，鳳凰來了，快進去罷。再一會子不來，可就都反了。」寶玉陪笑道：「你猜我往那裡去了？」玉釧兒把身一扭，也不理他，只管拭淚。寶玉只得怏怏的進去了，到了花廳上，見了賈母王夫人等，衆人真如得了鳳凰一般。賈母先問道：「你往那裡去了，這早晚纔來？還不給你姐姐行禮去呢！」因笑着又向鳳姐兒道：「你兄弟不知好歹。就有要　　的事，怎麼也不說一聲兒，就私自跑了，這還了得！明兒再這樣，等你老子回家，必告訴他打你。」鳳姐兒笑着道：「行禮倒是小事，寶兄弟明兒斷不可不言語一聲兒，也不傳人跟着，就出去。街上車馬多，頭一件叫人不放心。再，也不像咱們這樣人家出門的規矩。」

這裡賈母又罵跟的人：「爲什麼都　　他的話，說往那裡去就去了，也不回一聲兒！」一面又問他：「到底是往那裡去了？可吃了些什麼没有？唬着了没有？」寶玉只回說：「北靜王的一個愛妾没了，今日給他道惱去。我見他哭的那樣，不好撇下他就回來，所以多等了一會子。」賈母道：「已後再私自出門，不先告訴我，一定叫你老子打你。」寶玉連忙答應着。賈母又要打跟的人，衆人又勸道：「老太太也不必生氣了，他已經答應不敢了，况且回來又没事，大家該放心樂一會子了。」賈母先不放心，自然着急發狠，今見寶玉回來，喜且有餘，那裡還恨，也就不提了。還怕他不受用，或者别處没吃飯，路上着了驚恐，反又百般的哄他。襲人早已過來伏侍，大家仍舊看　　。當日演的是《荆釵記》，賈母薛姨媽等都看的心酸落淚，也有笑的，也有恨的，也有罵的。要知端底，下回分解。